

組織本質與政黨官僚化

● 孔凡義



米歇爾斯 (Robert Michels) 著，任軍鋒等譯：《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下引此書只註頁碼) 是西方政黨理論的經典之作，甫一問世，迅即被翻譯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和日文，引起世界各

地學界的強烈反響。麥肯齊 (R. T. McKenzie) 在評價這本書時說：「我們還要嘗試評析有關政黨本性的既定理論之間的相關性，在這些理論中，最發人深省的和最讓人感興趣的是米歇爾斯在《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所闡釋的理論。」(R. T. McKenzie,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15) 紐曼 (Sigmund Neumann) 評價道：「三十年前米歇爾斯在《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所闡述的社會運動的寡頭傾向鐵律完全主導了政黨社會學的研究。」(Sigmund Neumann, 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405-406) 半個世紀以後，法國學者迪韋爾熱 (Maurice Duverger) 在談到這部著作時仍然讚許有加，「社會主義的發展促使米歇爾斯撰寫了一本優秀的小書，該書描述群眾性組織的寡頭統治傾向，其論點在今天看來仍具有意義。」(迪韋爾熱著，雷競璇譯：《政黨概論》[香港：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原序，頁VI) 帕納比昂哥 (Angelo Panebianco) 通過讚美此書來表達對政黨研究現狀的不滿，「在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

《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是西方政黨理論的經典之作，引起各地學界的強烈反響。這本書之所以影響深遠，在於它揭示了蘊藏於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中的專制暗流，預示社會主義政黨對民主的潛在威脅。作者認為，正是政黨的組織本質推動了其官僚化的進程，從而走向民主的反面。

在米歇爾斯看來，民主制和寡頭制之間存在着交集，這往往為寡頭制披上民主的外衣提供了條件。他發現，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標的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傾向絲毫不亞於保守派政黨。他認為，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之所以成為寡頭的組織，其原因在於人的內趨本能：所有階級，一旦獲得統治權，他們便努力將這種政治權力傳給自己的後代。這才是民主的真正敵人。

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出版七十年後，在迪韋爾熱的《政黨》出版三十年後，最具智慧和說服力的觀察仍然在這兩本書中發現。這的確是非常令人沮喪的。」(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trans. Marc Sil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這本書之所以影響深遠，其魅力在於它揭示了蘊藏於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中的專制暗流，預示社會主義政黨對民主的潛在威脅。作者認為，正是政黨的組織本質推動了其官僚化的進程，從而走向民主的反面。在這本書裏，作者提出了幾個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觀點。

一 民主制和寡頭制： 貌離神合

在米歇爾斯看來，民主制和寡頭制表面上似乎是絕對對立的，但實際上民主制和寡頭制的界限並非十分清晰，二者之間似乎存在着相互轉化的機理。原因在於，民主制和寡頭制兩種原則富有彈性，「兩種形式的政府體制並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50%的人口參與權力系統的那一點上交叉。」(頁2) 也就是說，民主制和寡頭制並不是二元分立、水火不相容的，它們之間存在着交集，這往往為寡頭制披上民主的外衣提供了條件。

米歇爾斯指出，民主制的理想之所以墮落為寡頭制，其原因在於民主的缺陷。米歇爾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發現，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標的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傾向絲毫不

亞於保守派政黨。米歇爾斯認為，這是因為民主面臨着各種阻力，這些阻力不僅來自於外部環境，而且也來源於民主本身的內在局限。民主本身的內在局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限的克服，民主本身蘊涵着某種寡頭制的內核。社會主義者雖然具有民主理想，但若沒有組織，民主是無法想像的，而組織又處處意味着寡頭統治。所以，即使是社會主義政黨也無法擺脫這種政黨的困境。

米歇爾斯認為政黨本性倒錯發生的原因不僅僅限於民主的缺陷和組織的本質，它與人的本性有關(政黨本性倒錯是對社會主義政黨和革命勞工黨寡頭化的一種描繪，是指那些以民主為取向的政黨轉變成為反民主原則的政黨，政黨的性質出現了錯位和顛倒)。他認為，民主之所以不可實現，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之所以成為寡頭的組織，其終極原因是在於人的內趨本能：所有階級，一旦獲得統治權，他們便努力將這種政治權力傳給自己的後代。這才是民主的真正敵人。因為這種內趨本能，那麼政黨就只可能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也正是因為這種內趨本能，政黨組織內的領袖才會利用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職位和權力，與大眾漸行漸遠，形成政黨內部的官僚集團。也正因為這種內趨本能，政黨才會放棄民主的目標，從而墮落為謀取私利的黨派。

二 主義和生存：靈肉之爭

米歇爾斯對政黨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提出了政黨的「目

標替代理論」(substitution of ends)，即政黨從一個實現特定目標的工具讓位於組織生存的需要和政黨成員的特殊目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建黨的初始目的，本來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信念，反對一切與民主對立的寡頭制。但是，隨着政黨組織的發展，政黨的生存和自身利益變成了第一需要，那麼，爭取實現這些社會主義信念的宏偉目標就變得愈來愈不可能了。一旦政黨的民主理念讓位於組織生存和利益，政黨就成為一個活的生命。生命的存在和成長變成了政黨組織行為和政策的主導因素，社會主義信念和民主的目標成為了組織利益的奴婢。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捨棄民主的信念，成為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有機體，進而變成了民主的敵人。

政黨的目標替代的直接後果就是政黨的「非政黨化」。米歇爾斯認為，「『政黨』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在政黨組織內各獨立成分之間，應當存在一種邁向共同實踐目標的一致意向。缺少這種意向，所謂的政黨就只能是單純的『組織』而已。」(頁325)毋庸諱言，米歇爾斯繼承了柏克(Edmund Burke)對政黨內涵的理解，政黨是一個具有共同信念的組織。政黨應該是組織和主義的結合體，組織是政黨的「肉體」，主義是政黨的「靈魂」。然而不幸的是，在政黨的「肉體」和「靈魂」之間卻存在着緊張和衝突，並且靈肉之爭往往以「靈魂」的讓步而告終。正如米歇爾斯所言：「政黨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黨本身變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標和利益，那麼從目的

論的視角看，它將脫離自己所代表的階級。」(頁339)那麼，政黨由手段變成目的之後，政黨之所以能稱之為政黨的主義就消失了，政黨也就「非政黨化」了。

三 精英和大眾： 民主的失落

米歇爾斯認為，在任何政黨組織的內部，都必然會出現大眾和精英的分化。原因首先在於，對於政黨來說，直接民主制無論在機制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是不可行的。從機制方面來看，大眾的聚合往往是混亂和短暫的，很容易被一小撮人所操縱，也不可能對問題進行審慎的討論。在技術方面，直接民主制無法解決政黨組織的日常運作問題。隨着組織的發展，組織的日常事務不可能都採取大眾聚會的方式來裁決。並且，組織的專門化的行政事務也非大眾的有限能力所能處理。

其次是，在政黨組織的內部存在着大眾和精英分化的心理基礎。精英擁有覬覦職位的欲望，並且一旦擁有了權力，他們就會產生對權力佔有的道德優越感，這促使他們通過各種手段來保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大眾則對領袖和權威存在着盲信、感激、依賴和崇拜，離開了精英，大眾在心理上就失去了支撐。這樣，大眾和精英的分化既滿足了精英對權力的渴望，也實現了大眾對權威的需求。

再次，大眾和精英之間在智識上存在差距。大眾往往對公共事務缺少興趣，他們一盤散沙，天生缺乏自我組織能力。與此相反，精英

米歇爾斯提出政黨的「目標替代理論」，即政黨從一個實現特定目標的工具讓位於組織生存的需要和政黨成員的特殊目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本來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而成立的，但隨着政黨組織的發展，政黨的生存和利益變成了第一需要。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捨棄民主的信念，成為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有機體，進而變成了民主的敵人。

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和官僚化在技術上和實踐中都是必要的。為了應對環境的挑戰，需要政黨組織內部能夠高度團結和集體的行動，要求政黨組織能夠高效率的運轉。因此，效率壓倒了民主，紀律戰勝了自由，建立起能夠促進政黨高效運轉、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成為政黨的第一選擇，民主理念和對自由的追求則被束之高閣。

則一般具有高超的演說才能，「對散漫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很難逃脫那些華麗的、充滿激情的演說的誘惑。」(頁58)除此之外，精英還具備能夠使意志力薄弱的人服從的意志力，具備給自己周圍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廣博知識。精英還擁有說服他人的能力和充分自信，能夠以自己的思想觀念激起他人的想像力，並以其個人魅力贏得他人的尊敬。再加上佔有着名譽、地位、財政、媒體等資源，使他們獨立於大眾並控制大眾成為可能。

四 組織成長：政黨官僚化的誕生

米歇爾斯認為，政黨官僚化是組織的內核決定的。政黨官僚化是政黨組織成長的結果和體制運行的需要。「隨着現代政黨不斷發展，其組織結構愈益嚴密，由職業領導取代原來的非職業領導的可能性就愈高。任何政黨組織，當它發展到相當複雜的程度時，便需要一群專門從事黨務活動的人，他們通過代表制度由大眾選舉產生，而對那些代表來說，一旦當他們長期任職，便逐漸成為代表大眾處理事務的永久性代表。」(頁31)這些永久性的代表構成了政黨組織內部官僚階層的成員，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他們會不遺餘力地維護和鞏固政黨的官僚體制。

政黨組織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組織內部利益和結構的分化。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和官僚化在技術上和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這是任何組織都無法避免的結果。任何大規模組

織都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能上的分化，這就使人們所稱的專家領導成為必要。「隨着組織的發展，它不僅面臨更為複雜、難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務，而且隨着這些事務愈來愈龐雜和專業化，處理它不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頁29)另外，政黨組織尤其是革命黨都面臨着巨大的外來壓力。為了應對環境的挑戰，需要政黨組織內部能夠高度團結和集體的行動，要求政黨組織能夠高效率的運轉。「作為戰鬥堡壘的政黨組織需要一套等級結構，如果缺乏這一等級結構，該政黨將如同野蠻的黑人戰鬥隊一樣，淪為一盤散沙，後者在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歐洲殖民軍面前不堪一擊。」(頁37)因此，效率壓倒了民主，紀律戰勝了自由，建立起能夠促進政黨高效運轉、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成為政黨的第一選擇，民主理念和對自由的追求則被束之高閣。

從現在看來，米歇爾斯對政黨的認識的確過於消極和片面，不過這絲毫不影響他和《寡頭統治鐵律》在西方政黨理論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他的政黨官僚化理論影響着後來的迪韋爾熱、帕納比昂哥的研究。其方法論的貢獻也是巨大的，被亨尼西 (Bernard Hennessy) 譽為是第一位運用幾個政黨和多個國家政黨體制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假設的政黨學者，並且直接推動了二十世紀20、30年代西方政黨調查研究的興起。而且，米歇爾斯政黨理論的影響不只是局限於政治學領域，甚至在一些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理論的影子。